

老里八早

私家车时代前个自行车

文 / 秦来来

脚踏车，大名叫自行车，现在好像只有健身个辰光有人派派用场。讲起伊个身世来，大有来头。30年前头，全中国顶顶吃香个代步工具，就是脚踏车。当时大部分青年个工资是三四十元，而一部脚踏车个身价起码是120元左右，告咯啥人家屋里有部脚踏车，老海威个，勿亚于现在买部小汽车。

“文革”结束前后，上海“永久”13型，是人人眼痒个紧俏货，克罗米龙头【把手】程程亮，锰钢车架贼骨硬，花鼓筒刹车顶时尚，双铃转起来乒乓响……掰个辰光，28吋锰钢、全链罩、双铃、涨刹、真皮坐

垫、克罗米书包架，现在讲起来叫“顶级配置”。掰个车是当年最先进、最新潮个自行车，全国闻名，价钿大约辣180元左右。促个是个，光有钞票还骑勿上掰部车，还要有购买自行车个票。当时分普通票搭花色票，拿到花色票个人，再好买13型个脚踏车。

当时大部分该【拥有】车子个人，爱护脚踏车就像爱护本人个眼睛一样。每当休息日脚，用一个多钟头推车子个，大有人在。讲起来依勿相信，伊自家揩只面孔，最多两三分钟，常常连眼屎也吓没揩清爽。还有交关人自我规定，落雨勿骑。勿是怕自己淋湿脱，是怕脚踏车淋湿脱。还有人，买一眼彩色个

塑料带，拿车身（三角架）一圈一圈细仔个绕起来，生怕上下车个辰光，皮鞋拿三角架浪个漆水蹭脱。

还有极少数个人，会拥有一部机器脚踏两用车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当时“永久”生产出了一种“轻骑牌”机动脚踏车，大约每辆六七百元。相对而言，掰种车子个稀有威风个程度，远远胜过现在拥有“大奔”告“宝马”。

踏脚踏车个姿势也老有讲究个，有一种“老侠客”，上车个辰光从来勿滑行，双手一捏刹车，左脚踏了踏脚板浪，右脚一偏，甩上坐垫。伊个坐垫放了最低，踏个辰光，两只脚摆成八字形，勿是用脚尖踏，而是用脚掌个中部来踏个。

我当时辣拉电台上班，屋里住了控江路，每趟脚踏车从乍浦路桥下去个辰光，顶爽了：当时年轻，穿一件茄克衫，敞开衣襟，从桥个中央，沿牢虎丘路“刷”飞速滑而下，两面衣袂飘飘，好像“大鹏展翅”。为啥寻虎丘路下去，因为吓没公交车通行，比较安全。

脚踏车最靓两个风景，就是男青年个自行车书包架浪带了一个大姑娘，左转弯穿街走巷，算得上是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个亮点，一眼也勿输现在坐宝马兜风。

据我观察，男女青年谈恋爱，坐了脚踏车浪基本浪有三部曲：第一，叫正襟危坐型。男女青年刚刚认得，女青年坐了脚踏车书包架浪

向，一般个是横坐个（也就是右面个肩膀与踏车子个男青年成直角），一只手紧紧抓牢书包架，面无表情。第二，羞羞答答型。几个月以后，恋爱进行得蛮正常，掰个辰光，姑娘坐了书包架浪掰只右手，勿再是抓牢书包架了，而是抄了男青年个腰里了，面孔浪向略带微笑。第三，如胶似漆型。等到恋爱进行到成熟阶段，坐了书包架浪个姑娘调转身，搭前头个小伙子成前后一字形，掰个辰光，姑娘张开两只臂膀，成箩筐个紧紧抱牢男青年个腰里了，笑容里向写满幸福，再也甩勿脱了。

远开一点

农忙头里

农忙头里，人们过的是快生活；农闲头里，人们过的是慢生活。

农忙头的最高峰，不是“三夏”，不是“三秋”，而是“双抢”。“双抢”是“抢收早稻、抢种晚稻”的简称，一般在七月底八月初，正是一年里最热的当口。这时早稻已经黄熟，不割不行了；晚稻秧也要抓紧插下去，因为离开立冬只有百来天，秋分过后，太阳就不硬了，这时再不插秧，霜降后就只能收秕谷了。

“双抢”这个农忙头，我们过的不是农民生活，而是军队生活：围垸割稻像攻碉堡，排队挑稻像急行军；上工哨子像冲锋号，队长派工就像发命令。往往夜工开到十一点，一个困圆觉还没晒醒，又要顶着星星出工去。最要命的是，天气闷热，饭容易馊，种田的又舍不得浪费粮食，多少人吃馊饭坏了肚子，面孔蜡黄，照样上地头，就像当兵的受了伤，挺着身板不肯下火线。

“双抢”一停，农闲头就来了。这是一年里最惬意的辰光——

日中心一过，男男女女都卸了门板，搁在过弄里，吹着穿堂风睡午觉，为的是要把“双抢”失去的睡眠补过来。午觉醒了，男的结了帮，背上竹篓，下河捉鱼摸蟹去；女的聚拢来，一边闲聊，一边绣花扎鞋底。要是嘴巴说淡了，就下地攀两根芦菜，削只黄金瓜，甜了甜嘴巴再说。

天黑后，要是放映队来放一场电影，那更是神仙一样的日子了。



萝春阁生煎馒头

文 / 沈寂
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老上海南京路有几家茶楼：日升楼、一壶春、萝春阁等，其中萝春阁生意最好。原因是萝春阁除了供应香茗外，还有生煎馒头。

萝春阁原来生意并不好，老板黄楚九（大世界游乐场创办人）。黄楚九有一天坐车经过一条弄堂，看到弄堂口有人排队买生煎馒头（历来是无馅的称馒头，有馅的叫包子）。他下车买三个，一咬，馒头里漂出肉质，满口鲜香，实在好吃。几天后，经过这里，只见馒头摊停业，馒头师傅诉苦，因馒头里塞结块肉汁，锅里一煎，化为鲜汁，成本太高。黄楚九一听，立刻请这位师傅到萝春阁，让茶客喝茶同时吃到美味可口的生煎馒头，生意从此兴隆。

侯宝良

天冷了弄只盐水瓶焐焐

记得有趟天气特别阴冷，眼眼叫还小区停电，碰到小学同学到阿拉屋里来白相。空调、取暖器伙勿好开，我吓没办法只好拿出两只“老古董”级别个玻璃“盐水瓶”，充仔开水，一人一只来取暖焐焐手，一同学看到仔讲：“蛮好嘛，老里八早个是掰能介手个，依还记得有年冷天到阿拉屋里开小组辰光还人人一只，阿是老适意个！”拨伊掰个讲倒让我回忆起当时个情况。

好像小辰光个天气要比现在冷得多，学堂里一般只上半天课，还有半天总归分小组拉拉同学个屋里一道做功课、做游戏啥个。碰到特别冷个天气，条件好点个家长会充只汤婆子或热水袋给大家焐焐手再做功课，不过粥少僧多大家焐勿过来。到选个小朋友屋里就情况一样了，因为伊拉大阿姐拉拉医院里做护士，屋里有交关个“盐水瓶”。掰种物事现在拨一次性个塑料袋吊针替代后看勿见了。掰种一只500毫升个瓶外径10几公分、20几公分高低，瓶口小又有橡皮塞头，老密封个，用来冲热水取暖勿要忒好哦。做功课前头阿拉先焐焐手，再摆进棉袄里个肚皮搭位置，坐拉小矮凳浪连大腿伙热烘烘个，过歇就觉着身浪暖热多了，大家勿再“苟头缩颈”，做功课也爽快了。做完功课大家手捧盐水瓶一道做游戏、唱歌，勿要大开心噢。

回想想老早仔个冷天辰光，勿像现在有介许多个电暖设备，就算焐焐“盐水瓶”也是一种享受了。

闲话“崇明人阿爹”

文 / 陆冬梅

沪语趣谈

前勿久，随手打开收音机，正巧听到主持人告一些老听众辣讲老上海个俗语、俚语，听到有说“崇明人阿爹”，掰句话是啥意思，经过一番探究了解到，辣江浙沪一带吴语中，“崇明人阿爹”是指勿懂行情，勿领市面，勿晓得市场价格，容易上当个人。

老一辈个崇明人称呼父亲为“阿爹”，“崇明人阿爹”也就是崇明人个爸爸。掰句很平常个话，变成一个俚语，还有两个典故。

一八四三年上海开埠后，经济迅速发展。精明个崇明人也去上海做生意。一次有个崇明人辣上海办了一批货物，等运回崇明时，发现上海城里人发拨伊个货勿但质量很差，而且根本勿能用。掰个崇明人身体本来就勿好，见到掰批上当个货物后，一口痰卡住喉头，闷住气管，竟一下子气极身亡。家人痛哭不已，几个子女划船来到上海，寻到掰个货主理论交涉，吓没想到迭个人得知老人已去世，勿但勿同情、安慰，反而刁难讲“叫侬阿爹来呀”“侬阿爹来，我赔拨伊。”掰个崇明人家属咽不下掰口气，便去衙门打官司。经过庭上双方一番争论，崇明人家属得到了货物个部分赔偿。后来，上海人碰到有人企图拿过时、蹩脚或假货卖拨自己时，就会马上脱口而出“依当我是崇明人阿爹？”“卖勿脱，卖给崇明人阿爹去”。

还有另一说，崇明是个泥沙冲积岛，地势低平。从前由于条件限制，岛浪江堤低矮并且勿牢固，经常受到海潮个侵扰，三年两头受到洪灾。尤其是清光绪三十一年伊次“八月初三大潮没”，更是夺取了很多崇明人个生命，大部分人家个财物被冲了个精光。洪灾过后，许多年长个崇明人划仔小舢板拖儿带女来到上海讨生活，到上海旧货调剂商店买旧货，见到上海人拿屋里一些还能用个东西，随手扔辣外面，崇明人就花很少个钱把掰些东西买回家，物尽其用，重建家园。因为掰些子女随口叫父亲“阿爹、阿爹”，于是，上海人就说把掰些用不着个东西卖拨“崇明人阿爹”。

其实，“崇明人阿爹”是一群长者，伊拉勤劳、质朴、憨厚、惜物。只是后来以讹传讹，成了现在吃亏、上当个代名词。

阿仁

上街沿和下街沿

交通规则讲：“行人请走人行道。过马路请走横道线。”辣上海闲话里，人行道讲作上街沿，下街沿那就是马路浪了。从小辰光起就受到老师和爷娘个勿断教育，一到马路浪就晓得走路要走辣上街沿浪，穿马路要走横道线。辣吓没横道线个冷静小马路浪过马路，先朝左边看，再朝右边看，吓没车子来往，快一点穿过马路。掰是常识。大人还会关照，辣马路浪勿可以白相官兵捉强盗。太危险了。掰一条可以讲是禁令。

现在个上街沿是越来越闹猛了。人多勿讲，车子也越来越多了。上街沿是停车场。除了规定可以停放脚踏车个区域之外，大家都来停车子。助动车、电瓶车、机器脚踏车、黄色车啥都来随意停放。更辣手

摊，从吃个到用个到白相个都铺辣上街沿甚至下街沿。到了夜里向马路浪还冒出勿勿少个大排档。摆过排档个街沿石浪油水洒滴滴，比大理石还容易叫人滑倒。走过掰样路段个老年人只好叹气：“作孽作孽！真是路也越来越难走哉！”

下街沿浪最危险个倒勿是辣大小汽车，而是交关非机动车个逆向行驶。依辣小马路浪先左看再右看个穿马路办法勿灵光了。左面会有从右面踏过来脚踏车，右面会有从左面冲过来电瓶车。依必须要像摇头风扇伊能介，勿停个左盼右顾、前望后看。我现在走马路个经验是：辣上街沿保持一直线，防止后面窜出车子。辣下街沿过马路要环视四周，警惕从根本上勿可能出来车子个方向撞

